

长篇  
惊险  
小说

历史的细节远比历史本身更惊心动魄  
探险者带我们走进大山，走进历史，打开迷宫之门

# 迷宫夺宝

migongduobao

朱晓翔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长篇  
惊险  
小说

# 迷宫夺宝

migongduobao

朱晓翔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宫夺宝/朱晓翔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008-4206-4

I. 迷…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960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25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                |
|-------|----------------|
| 序 章   | 哗变 / 001       |
| 第一章   | 历史的细节 / 006    |
| 第二章   | 线索之外 / 012     |
| 第三章   | 迟了一步 / 018     |
| 第四章   | 第二张扫描件 / 023   |
| 第五章   | 盗墓者 / 029      |
| 第六章   | 秘密任务 / 035     |
| 第七章   | 阴沟翻船 / 041     |
| 第八章   | 首度交手 / 048     |
| 第九章   | 一封发给逝者的信 / 054 |
| 第十章   | 百虎围村 / 059     |
| 第十一章  | 破门 / 065       |
| 第十二章  | 悬崖对决 / 072     |
| 第十三章  | 杀人树 / 080      |
| 第十四章  | 巨蟒 / 086       |
| 第十五章  | 送上门的线索 / 093   |
| 第十六章  | 组织同盟 / 101     |
| 第十七章  | 偷袭 / 108       |
| 第十八章  | 正确线路 / 115     |
| 第十九章  | 大迷宫 / 120      |
| 第二十章  | 瑟曼的镜子 / 126    |
| 第二十一章 | 蛇攻 / 133       |
| 第二十二章 | 高空搜索 / 139     |
| 第二十三章 | 琛哥出逃 / 144     |

# 目 录

## 长篇惊险小说



# 目 录

## 迷 宫 夺 宝

- 第二十四章 洞口突变 / 151
- 第二十五章 山洪 / 158
- 第二十六章 旧照片 / 165
- 第二十七章 第五封邮件 / 171
- 第二十八章 追踪 / 178
- 第二十九章 二十年前的交易 / 184
- 第三十章 重新结盟 / 190
- 第三十一章 前后夹击 / 196
- 第三十二章 迷路 / 203
- 第三十三章 怪坡 / 208
- 第三十四章 钥匙之秘 / 213
- 第三十五章 万蛇会 / 220
- 第三十六章 女野人 / 227
- 第三十七章 胜利在望 / 232
- 第三十八章 经典战术 / 237
- 第三十九章 分而制之 / 243
- 第四十章 首领墓穴 / 250
- 第四十一章 最后一击 / 255
- 第四十二章 反扭乾坤 / 261
- 第四十三章 历史的细节 / 267



## 序 章

## 哗 变

1944年，湖南永埠县城郊外。夕阳如血，将方圆几十里荒地染得鲜红，到处都是弹坑、弹片、碎石、树枝和尸体，还有来历不明的残臂断腿和一些白花花的东西。

炮声、枪声、冲锋号以及呐喊厮杀声刚刚停息，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和血腥气。地面一道道战壕里，士兵们忙着相互包扎伤口，补充弹药，狼吞虎咽些食物和水，传令兵、卫生员矮着身体走来走去，整个战场呈现出激战后的疲惫并隐含着令人战栗的宁静。

“岑参谋长，部队伤亡情况还没有报上来？”章炯笙站在指挥所瞭望口，手执望远镜边看边问。

“通讯全部中断，通讯员伤亡大半，恐怕……天黑之前不会有准确数字。”

章炯笙皱皱眉：“那怎么行，鬼子向来有夜间冲锋的习惯，没有伤亡数字如何调配兵力？”

“章团长，团里现有兵力都投入战斗了，就算知道伤亡惨重，难道能像孙猴子一样再变出十万人马？”

听出话中的味道不对，章炯笙放下望远镜回头看着参谋长。

岑世昌一动不动端坐在桌前，一手按在作战沙盘边，一手叉在腰间，毫无惧色地与他对视。指挥所还有两名参谋看看形势有异，悄悄退出去，不搅进这潭浑水。

章岑二人素来面和心不和，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今天这样公开叫板，而且是在面对强悍日军进攻的困难局面下，实属罕见，连章炯笙心里都有些吃惊。

“岑参谋长，大敌当前，没时间拐弯抹角，有什么话就直说。”

岑世昌冷笑道：“其实我早就想说，可章团长给过我开口的机会吗？”

章炯笙双拳握得紧紧的，过了会儿又松下来：“现在说还不迟。”

岑世昌腾地起身，大步站到对面墙上的作战地图前：“三天前四营与鬼子小股部队遭遇，你主张全线压上打歼灭战，当时我怀疑后面有主力部队，想绕开去从祐山方向撤退，可眼下谁碰到鬼子逃跑谁就被骂成软骨头、汉奸，我忍住没吭声，结果真被鬼子从三个方向包围，困死在这儿。永埠县城背倚长晖山，山区绵延数百里，我又设想避其锋芒躲进大山，谅鬼子不敢冒失追到山里跟我们打游击战，你偏偏不肯，执意在郊外临时筑建工事打硬碰硬的防御仗，一打就是几天几夜……章团长，且不说日军武器精良，兵力几倍于我们，这当下河南、湖南两省又是鬼子总战役的主战场，汤司令十几万兵力都败得一塌糊涂，区区一个团能挡得住吗？”

章炯笙绷着脸道：“岑参谋长开战以来几十个小时不到前线安抚将士就出于这个原因？”

“这根本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斗，”岑世昌摊开手道，“三周前你说奉上峰命令调防，我们大老远跑到永埠，谁知薛岳主席完全不知情，反过来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现在遭遇到鬼子你又不让撤退，非要再守一周时间，章团长，将土上场马革裹尸，和鬼子拼尽最后一滴血是军人的荣耀也是责任，可你得让大家死个明白！”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章炯笙硬邦邦说。

“我是独立团参谋长，难道不可以知道你的战略意图与计划？”

“身为独立团最高长官，我有绝对决定权！”

“章团长，我在跟你商量！”

“岑参谋长，我现在命令你坚决执行我的所有指示！这件事不需要商量！”

岑世昌凝视着他，语气中透出古怪：“没有回旋的余地？”

“你以为呢？”

两人对峙着，谁也不肯退缩。

良久，岑世昌突然叫道：“腾副官！”

“到！”

指挥所门被推开，腾副官大步进来，后面跟了四五个人，狭小的屋

子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一营营长，二营副营长（营长在上午的战斗中阵亡），三营营长，四营营长，还有炮兵连长。

此刻他们本应在各自的指挥所解决突发情况，安排人员卡位，充实要害防御位置，调配弹药和火力点，准备迎接夜间战斗，然而却不约而同出现在团部，而且是在团长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就有点微妙了。

一瞬间章炯笙有些惶然，预感到事态发展已超过原先的估计，但凭多年带兵打仗养成的自信，他很快恢复平静，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这是干什么？不是让你们坚守阵地，一步不准后退吗？”

几个人同时畏缩地低下头，过了会儿岑世昌干咳一声。仿佛得到指示，四营营长抬起头道：“团长，我们来就是……就是想问一句，这仗为什么而打？要打到什么时候？”

“根据上峰命令，独立团负责在永埠地区活动，吸引日军部分主力，保证第二十军、四十四军、六十二军有充分时间向衡阳集结，与鬼子展开正面决战，时间为两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几个人又哑了口，面面相觑无从说起，毕竟面对独立团最高长官，长期养成的服从与敬畏使他们大乱分寸，不敢出言顶撞。

岑世昌又咳嗽一声。

一营营长道：“团长，湖南不是我们独立团辖区，上千人奔波几百里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单说一句协助大部队集结有点站不住脚，咱们虽没读过书，但好歹跟在团长后面出生入死玩了几年命，起码军事常识还是懂的。自从鬼子主力突破汤司令的防线，国军调集将近十个军进入湖南，区区一个独立团掩护几个军的大行动，这理由恐怕拎不上台盘，团长，你最好说清楚怎么回事，不然……不然这仗打得憋屈！”

“团长，别看将士们碰到鬼子个个血红着眼拼命，可心里没谱呀，营长被机关枪射中后躺在地上就说了一句话，”二营副营长眼中含着泪，“他说怎么搞的，小鬼子越打越多……团长，我们二营已减员大半，下午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一张八仙桌都坐不满……不能这样打下去啊！”

“闭嘴！”章炯笙怒斥道，“血战沙场，为国捐躯，是军人的荣誉，也是军人的职责，若是贪生怕死不如回家守着老婆孩子，那是狗熊！懦夫！必将受到国人唾骂，世人讥笑！快回战壕，挺起胸膛面对将士，今

晚将有一场恶战!”

几个人又蔫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不决。

岑世昌连咳数声。

章炯笙回头道:“岑参谋长,你也无须躲在后面咳来咳去,还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痛痛快快说清楚。”

岑世昌依然稳当当坐着:“我就想替将士们问清楚,你到底奉了哪位上峰的命令,这位上峰究竟要我们干什么?”

“我是独立团最高长官,有权保守军事机密,”章炯笙道,“至于指令,等打完仗你们可以到军部调阅档案,我章炯笙无一字虚言。”

岑世昌眯着眼道:“就是说你今天不肯透露,是吗?”

章炯笙见几个人面色不善,目光中饱含敌意,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提高声音道:“警卫员!”

“团长,外面已被我们控制了,一百米之内苍蝇也飞不进来。”腾副官道。

章炯笙后脊升起一股凉意:“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岑世昌不紧不慢道。

章炯笙斩钉截铁道:“这是军事机密,我绝对不会透露!”

“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跟你耗下去。”岑世昌冷冷道。

“知道就好,各位最好尽快赶回去准备投入战斗,”章炯笙缓和语气道,“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既往不咎。”

岑世昌干涩地笑了笑:“可惜我们不想稀里糊涂打下去。”说着他使个眼色,腾副官刷地掏出手枪对准章炯笙。

屋里气氛陡然一冷。

炮兵连长诚恳地说:“团长,求求你了,把真相告诉我们,将士们照样为你拼命。”

章炯笙已经冷静下来,对着乌黑的枪口森然道:“如果我不说,你们就不再听从我的指挥,这就是跟在我后面出生入死的一班职业军人的逻辑,对不对?”

屋里鸦雀无声,显然均默认了他的推断。

章炯笙伤感地摇摇头,右手缓缓伸向腰间。

“不可……”

“砰！”

岑世昌的阻止声与腾副官的枪声同时响起，然后所有人眼睁睁看着章炯笙捂着胸口倒退几步，吃力地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一头栽倒在地。

蓦地，炮兵连长双膝一弯跪到地上，紧接着四营、二营、一营、三营几个营长都跟着下跪，腾副官呆滞地望着兀自冒烟的枪口，猛地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岑世昌飞扑过去将他压到身下，劈手夺过枪扔到一边，恨恨地说：“要死，死到前线！好歹拉几个鬼子垫背！”

腾副官刚要说话，远处传来密集的炮火声、机枪扫射声。

炮兵连长木然道：“鬼子的总攻开始了……”

## 第一章

### 历史的细节

“章炯笙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的心腹爱将，1933年曾跟随蒋鼎文镇压过福建事变，后来在河北、河南和日军交过几次手，相有胜败，被誉为‘硬骨头团’，其战绩曾获汤恩伯通电嘉奖，这么出色的将领，居然在湖南一个小山城郊外被部下开枪打死，实在有点窝囊，”尹师兄感叹道，“他的部下也未能逃过厄运，那天晚上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全团两千多人血战而死，无一人投降……”

我出神地看着一页页资料，良久道：“如果不发生内讧，如果章炯笙不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影响？”

尹师兄竖起食指摇了摇：“历史车轮无法阻挡，独立团全军覆没也就是个时间问题，这场战斗放在1944年大背景下简直不足一提，当时美国援华空军加强打击力度，日军在东海损失了大量船只，海路交通有被切断的可能，于是日本大本营调遣5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确保大陆交通线的畅通。整个战役国民党打得非常丢脸，日军所到之地一击即溃，部队伤亡达100多万人，丢失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使以美英为首的盟国对中国政府态度大为转变……我感兴趣的并非独立团本身。”

“喔，愿闻其详。”我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尹师兄是导师最欣赏的得意门生，经常有幸参与国家级学术课题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在我们几个历史学博士生中，尹师兄用功的时间最少，可写出的论文常有神来之笔，洋洋洒洒恣意磅礴，细细推敲又天衣无缝，有理有据。难怪导师说做学问其实需要天赋，爱迪生关于“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的教导常常作为学生们的座

右铭，可惜他的原话后面还有一句，“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更重要”，砍掉后半句整个意思全被弄拧了。

历史的细节远比历史本身更惊心动魄。

导师说这句话时我们茫然发呆，只有尹师兄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导师感叹道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说获学士学位的不足百人，而得到他真传者不过颜回等寥寥数人，可见择良师易出人才难，古今亦然。

我们私下议论说导师这番话未免因夸奖一个人而得罪一大片，有动摇其坚不可摧的群众基础之虞。但是不服不行，同样一段文字，我草草一看就混过去了，尹师兄却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关节，提出一大堆问题。我常建议他加入红学会，专门研究《红楼梦》，没准能取得骄人成果。他说红学家都是走火入魔的书呆子，把小说当做历史，离题万里，不过若是师妹喜欢，可以共同研究，比翼双飞。

他经常这样半真半假地表达对我的爱意，屡败屡战。可惜我不想在学术圈里找男朋友，否则有种近亲繁殖的感觉，你想想，一天24小时，教室、食堂、床上，眼前晃来晃去都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嘴里除了秦皇汉武便是凯撒大帝，岂不单调得让人发疯？所以几个月前我做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选择，找位警官做男朋友。

这段时间我与尹师兄走得很近——不近不行，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在即，导师审题之严格在学术圈里众所周知，有人甚至说只要能过导师这一关，以他在同行中的威望与号召力，论文答辩便无问题。我连续报了三个选题皆被否定，上报第四个时导师已有不悦之色，将我耗尽心血写成的材料往旁边一扔，说这是干什么？遍地撒网广种薄收？系里课题研究压力很大，我不可能老跟你玩猫捉老鼠游戏，沉下来好好想想，考虑成熟后再来！

无奈之下只好请尹师兄出手相助，他了解导师的脾气和学术兴趣方向，有他出谋划策选题通过的概率很大。尹师兄很卖力，答允后一头钻进图书馆找了四五天，终于翻出1944年这段历史。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军纪松弛，但因质疑指挥官决策导致阵前哗变的事件非常罕见，由此可见早在遭遇日军主力之前以岑世昌为首的军官就有不满情绪，这是其一；其二，无论是

可直接指挥独立团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师部，还是对章炯笙有知遇之恩的蒋鼎文撰写的回忆录，都没有调遣独立团到湖南永埠的记录；其三，我查过资料，章炯笙独立团下辖四个营，一个炮兵连，一个警卫连，一个工兵连，原先有三千多人，豫湘桂战役在河南决战中该团奉命在瓦子窑一线狙击日军，几战打下来损失近三分之一，六十师师长申克飞怕拼光老底直接下令他们后撤一百多里进行休整，但在那段资料中却不见警卫连长和工兵连长露面，难道不是很蹊跷的事？”

歪着头想了会儿，我说：“很好解释，那两个是章炯笙的嫡系，岑世昌担心他们搅进来坏事，干脆将两人撤到一边，等事成之后再摊牌，由不得他们不听话。”

“岑世昌若非得到所有军官支持，断然不敢临阵向章炯笙叫板，要知警卫连往往是最精锐的力量，万一说翻了脸动起枪来可不是小事，”尹师兄道，“从他们之间的对话看，岑世昌有恃无恐，章炯笙也像忘了还有两名军官，我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那两个家伙是岑世昌的心腹，章炯笙心知肚明，不会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二是两人根本不在战场上，可能被派出去另有任务。”

“我认同第一种可能，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又有嫡系与地方势力之分，团长、参谋长各培养几个心腹是人之常情。”

尹师兄高深莫测地笑笑，翻出一张报纸复印件，上面他用红笔圈出一段话：

……过永埠而不入，德川兄电报提醒近日该地多虎患，居民不敢出城一步。是夜，永埠县城外发生激战，日寇出动数千人投入战斗，附近据点不断有援兵前往。日寇高度紧张盖由对方乃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据传是章炯笙独立团残部……

“残部？他们不是全军覆没了吗？”我诧异道，“这说的什么时候的事？”

“1944年6月，湖南战线节节败退，日军已占据湖南境内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这篇文章是某位教授举家南迁时沿途写的散记，后来以日记连载的方式刊登出来，为了印证文章的真实性，我上网查阅一个参加

过豫湘桂战役的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他也提到与章炯笙独立团残部交战的事，之所以印象很深，因为对方战斗力远在预估之上，日军差不多用了数倍兵力才啃下这块硬骨头，联队长草野亲临前线时被流弹射中身亡，在日军当中造成很大的轰动。”

“那又怎么样？”我傻乎乎地问，感觉思维开始滞后，跟不上天才的脚步了。

“论文选题不就出来了吗？”尹师兄眼睛炯炯有神，“1944年，驻扎在河南境内的章炯笙独立团突然奉命跑到湖南，奇怪的是湖南省主席薛岳根本不知此事，当时日军大军压境，蒋介石调集近十个军进入湖南，可章炯笙却在小小的县城郊外待了三周，直到遭遇日军主力。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何要手下死守两周？半个月后出现在县城附近的残部从哪儿来？他们脱离大部队在长晖山里干什么？相信不单是导师，论文评审会所有成员都会感兴趣。”

我沿着他的思路想了会儿：“这种选题，事先准备工作应该没问题，有你协助导师那边也绝对OK，可万一调查不出结果怎么办？”

他嗤之以鼻：“秦始皇墓里到底有什么，现在谁敢拍胸口打包票？但关于它的论文叠起来要比墓堆还高，学术论文就是要探讨大家都不知道的事，越神秘越好，越有争议越好，一旦真相大白反而索然无味。所以有个说法，一部《红楼梦》养活一批红学家，一座秦始皇墓造就无数考古学家。”

我扑哧一笑：“好哇，终于说实话了，这些年你的论文都是走神秘路线，投机取巧混出来的？”

他摆摆手：“闲话少说，赶紧准备材料，过几天我修改润色一下交给导师。”

“对了，关于研究所的事进展如何？导师答应帮忙吗？”

他四下扫了一眼，面有得色道：“在我软泡硬磨之下导师终于松了口，当然还有很多外围工作需要做，慢慢来，不着急。”

到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一直是师兄的梦想，对一名历史系博士来说本来不是问题，但时下处处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坐办公桌翻故纸堆的考古研究所面临编制紧缩，别说进新人，旧人还在担心被分流呢，这种情况下，只有请在学术圈里名气响、声望高的导师亲自出马，否则半点希

望都没有。

但愿他能成功，我想，做学问的人能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为顺利完成最后冲刺，我中断与方舟——我的警察男友的联系，连续十多天宿舍、图书馆、网吧、食堂四点一线，全身心沉浸到 1944 年那段往事。

上海这个城市，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对我这样除非参加学术会议才迈出校门的女孩来说，那些商场、酒吧、高档娱乐场所就像香格里拉一样遥远，我对它们丝毫没有兴趣，就像它们对我腰间瘪瘪的钱包没有兴趣一样。

网络的优势确实无与伦比，我发帖请求网友提供章炯笙及独立团相关资料的第三天就收到一封陌生邮件，里面有张扫描的旧照片，因年代久远黄得发暗，拍摄地点好像在一个会议室内，当中坐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手边有一叠文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小茶壶，桌子两边分坐一名军官，均昂首挺胸，表情严肃。

照片下方注着一行文字：拍摄时间，1944 年，中间之人是申克飞，左边是章炯笙。

我欣喜若狂，当即回了封长长的感谢信，并提出若干问题盼望解答，谁知邮件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我不甘心，连续发了几十封，始终没有回音。

申克飞是章炯笙的顶头上司，第六十师师长，中将，1944 年独山保卫战中阵亡。申克飞是正宗黄埔军校毕业生，这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国民党军队中是一张利于晋升的王牌，而且他受训期间蒋鼎文正好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营长，有这层师生关系，申克飞在官场上自然如鱼得水。然而宦宦生涯并未磨砺掉他的铮铮铁骨，贵州独山保卫战中，他率全师与日军血拼，最终殉职沙场。

如果申克飞能活下来，也像蒋鼎文一样写回忆录，也许能轻而易举解开独立团湖南之行的谜团吧，可那样一来我的毕业论文就泡汤了，历史与现实总是这样不经意纠缠在一起。

选题报告完成后，特意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趁导师心情特好的时候毕恭毕敬呈上去。

“噫?”导师看完第一页后露出意外的神情,然后戴上老花镜细细阅读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坐到他对面,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无奈而绝望地等待法官判决。

导师终于看完了,有些疲倦地合上报告,摘下眼镜后揉揉眼睛,闭目凝思。

“岑教授,您觉得怎么样?需不需要修改……”我试探道。

过了令人窒息的三秒钟,导师开口道:“很好,研究方向不错,小中见大,又暗合目前承认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的潮流,我认为可行。”

意外的惊喜!

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谢谢,谢谢岑教授指点,谢谢……”

“但是要写出有分量的论文,还需做很多工作,”导师道,“计划到永埠实地调查取证?”

“是啊,我准备明天就动身。”

“无须这么着急,昨天系里接待了几位台湾大学同行,也打算到永埠看看,你不妨陪他们一起去,彼此有个照应嘛。”

“好,我等您通知。”

“还有,到时叫上尹子彬,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熟悉,说不定对你有些帮助。”

以导师之精明应该早看出这份选题报告有尹师兄的文风,我面红耳赤,低声道:“是,谢谢教授。”

临出门时导师又叫住我,踌躇片刻,转身到书架上取出一本大字典,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道:“带上它,或许能派上用场。”

我定睛一看,照片上,厚软的黄缎中间摆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状若仙鹤的紫砂壶,失声叫道:“这不是申克飞的小茶壶吗?”

导师很意外:“你知道它的来历?”

## 第二章

### 线索之外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果然一模一样！

从外形看，这只紫砂壶色泽、工艺、造型、图案均与我以前所见大不相同，既有些仙风道骨，又透出几分大气庄重，作为历史学博士生，文物古玩方面虽谈不上精通，但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可面对这只壶，竟有无从入手之感。

导师道：“去年它在香港拍卖行出现，开价 80 万元，那边有个朋友动了心，寄来这张照片委托我考证它的来历，经过一番周折查出它是申克飞生前心爱之物，此人出身大富之家，有收藏古玩、奇珍异宝的癖好，能入他的法眼，想必大有来头。朋友闻讯赶紧开好支票去拍卖行，却被告知刚刚被人付现款买走……这些东西，得之失之都是缘分，不可强求。”

我忍不住道：“教授是否知道它产自哪个朝代，出自哪位名匠之手？”话一出口立即后悔不迭，刚才他的话里已暗示没查到结果，现在再追问岂非故意将他的军？

导师毫无异色，扶扶眼镜道：“历代珍宝图鉴和文献中都没有记载，这不奇怪，相比瓷器，紫砂壶的工艺和烧制相对简单，制作者在创作构思方面也有较大的空间，有时难免即兴发挥产生惊世之作，所以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说来说去又绕回老本行，我抿嘴笑笑，胡乱应付了几句匆匆告辞。

方舟正在宿舍等得要发疯，准确说其中思念成分只占 40%，更重要的原因是被与我同宿舍的哲学系博士生阿娟缠得头大。阿娟就这点不好，最近好像雌性激素过于旺盛，看到男生便两眼发光，死缠烂打要和人家谈论黑格尔，方舟那点水平我是了解的，若问腾格尔是谁还凑合，